

在路上  
◇梵歌

## 夜色下的周庄



陈翥摄

夜色下,走进周庄就像走进一个梦,一个怀旧的梦,一个穿越的梦。

在周庄古镇东门入口,几个穿着乌黑发髻,蒙着白色面纱,穿红色上装,系绿色罗裙的女子在河边的柳树下,随着昆曲婀娜起舞。而在她们身后的河道上,乌篷船晃悠悠。船娘身穿蓝印花布缝制而成的衣服,用吴依软语哼着江南小调,悠然地摆动摇橹。船舱内几位游客磕着瓜子、喝着茶,惬意地欣赏江南古镇的美丽夜景。临水的房子粉墙黛瓦,灯光从房子窗口或者屋檐下的灯笼里透出来,映照到墙上、水面上,古镇的夜晚如梦似幻。穿行在河道的小船时而穿过桥洞贴着藤蔓,时而靠近河埠拂过垂柳,随着客人来来往往,小船来来去去。

狭长的古街上,街道铺满鹅卵石,老房子的屋檐连成一片。在阴雨天气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戴望舒《雨巷》的浪漫意境。长街两旁林立的店铺大多门面窄小,有卖手工艺品的、卖苏南美食的,也有茶室、小餐馆等餐饮店,还有售卖字画的小店铺,各式各样的店家在此和谐共存。在这里最常见到的是“阿婆茶”茶馆,据说“阿婆茶”起源于昆山乡间,古时农村妇女在农闲之时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,一边做着手工活,这时候需要关起门来,男人不能参与。随着时代发展,“阿婆茶”逐渐讲究起来,有了相关的“定式”。稻草和泥筑的炉子,用“铜吊子”或者陶壶瓦罐盛水,一般选择茉莉花茶,茶盅选青花瓷的,茶点也从原来的花生、酥豆、咸苋菜、萝卜干到盛在盘里的桂圆、蜜枣、糖果及蜜饯等。如今,阿婆茶已成为周庄的一张文化名片。

当然,作为苏南的特色茶饮,到了现在,阿婆茶不再是妇女的“专利”,而是男女老少皆宜。

我和几个朋友在一家临水的茶馆落座,细细品味阿婆茶,静静地听当地人述说,吴越一带家喻户晓的巨贾沈万三的轶事。沈万三是周庄集镇兴起的源头人物,七百年前,沈氏的商贸物流已经通茶马古道、下南洋。沈家富可敌国,传说曾经为宋明两朝修建南京城墙,甚至修长城。令人痛惜的是树大招风,沈氏家族后来遭到朝廷压制打击,家业随

之没落。

但当时的周庄依托水路的商业繁荣引来了大量的居民集聚,这便是今天的周庄有着其它地方少有的庞大古民居群,以及发达的河港、街巷交通的原因。二十世纪初以来,汽车的出现、陆路交通的兴起,人们对内河运输的依赖性慢慢降低,曾经繁华的水乡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,周庄渐渐被冷落了。

因为自然灾害、战火纷飞、改朝换代而造成的乡村变迁,多少离乡背井的人回不到故园,找不到根。沧海桑田,处于江南富庶之地的周庄穿越千年,在历史的夹缝中幸运地保存了下来。完整的水乡风貌、独特的原生态古镇生活,让人惊艳,被人记住。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,一直有人来此探访寻幽。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随着两位代表性人物的到来,使得周庄再度被撩开神秘的面纱。那就是1983年春天,知名画家陈逸飞先生的寻访采风,以及之后完成的水乡系列画作“故乡的回忆”,在美国成功巡回展出;还有1989年春天,台湾作家三毛女士的到来,长期旅居海外的三毛把周庄的美食称为“家的味道”,见到周庄的风物感叹自己来得太迟,甚至在周庄的田园里激动地哭泣。

人们对于周庄的喜爱,恰恰是对于过往生活的怀念与眷恋。因此,待字闺中的周庄注定要重现世人面前、世界面前。周庄人感恩、念旧,现在的双桥边有“陈逸飞之家”纪念馆,贞丰路上沈厅斜对面,有一家“三毛茶楼”。周庄人有一个说法“走出去的陈逸飞,没有回来的三毛。”对于三毛的早逝,周庄人颇多惋惜。

夜色阑珊,阿婆茶沁人心脾,酒意渐消,回顾古镇的前生今世,周庄与众不同的水乡“个性”依稀凸显。我们一行人惬意地离开河边的阿婆茶馆,夏至时节空气因为微雨而凉爽宜人。店家大部分已经打烊,街巷剩下零星的灯火,游客三三两两。

乌篷船停靠在埠头河尾,河港空了。淡淡的月色落在河面上,在微风吹动下泛着碎波。粉墙黛瓦的房子露出暗影,分不清来自何方的虫鸣蛙鼓飘过耳际。周庄像一个回到家中卸下盛装的女子,呈现出田园本色。

诗天台  
◇江南雨

## 新年

城市上空飘满雪花,  
并非来自我的祝福。

我的快乐不能抵达  
敲响新年钟声,  
它微弱短暂,  
像落入水中的雪花。

看到那些飘荡的雪花,  
也请不必想起我。

## 在嘉峪关

我看见弯弯的柳树,柳叶扭曲  
适者生存。  
从南方来的燕子,  
在这边关城楼飞翔,  
它们的巢穴,在飞檐之下,  
没有烽火和硝烟,  
江南一样的柔情,  
故乡和他乡,  
模糊的边界。

我极目远眺  
也没能望见白雪覆盖的祁连山顶峰。

## 黄昏该有的样子

黄昏该有的样子,你  
会有夕阳和云彩,  
晚风拂过窗帘。

我在阳台,眺望着,  
有层层云漫过。  
落日下坠的时刻,  
我却只看见天空扁平,  
连鸟的羽毛也没有飘过。

## 狂欢节活动

忽然生出许多节日,与数字有关。  
问候语开始发生变化。  
货币通行无阻,看不见的物流。  
空中多出来的航线,  
人们早已忘却贫乏,  
歌唱随着富庶一起来。

狂欢,总在深夜进行,  
即便并非灯火通明。  
心底也有欢喜冒出,  
滋滋作响,滚烫的火锅,  
料理搅和一处。  
人们望着货物,  
堆积如山,干瘪的日子将再次启程。



陈翥摄

在民间  
◇胡建新

## 糊辣沸与元宵节



陈翥摄

在台州大部分地区,元宵节一般在正月十四过。其他地方都是正月十五过元宵。天台当然也不例外,但家家户户、老老少少吃“糊辣沸”闹元宵的习俗,却是天台的一大特色。

天台的元宵灯会从正月十三开始,到正月十八落灯,其中十四夜是高潮。

春节期间一过正月初八,家家户户就准备挂灯了。到正月十二,全城百姓不分贫富,都在自家门前沿街架起竹棚,到正月十三这天将灯笼挂上去。十四夜,满城百姓上街观灯游玩一直到深夜,那一天的晚餐和夜宵都是“糊辣沸”。

天台人为什么在正月十四吃“糊辣沸”?我一直不知道,大人们也说不出所以然。有一年夏天,我在中山路老街漫步,在两位老人的闲谈中,我听到了关于天台人吃“糊辣沸”的由来。相传南宋景定年间,有一年的正月十四晚上,大街小巷挂满了各色花灯,市民兴致勃勃地逛街观灯。这时,一位从金兵铁蹄下逃难到江南的老艺人,带着孙女到天台卖唱糊口。由于长期奔波,劳累过度,晕倒在街上。附近一位老大爷见状,立即舀了两碗“糊辣沸”送去。祖孙俩吃完后,精神一振,眼前一片明亮,连连说道:“亮眼糊!亮眼糊!”从此,天台有了正月十四吃“糊辣沸”的习俗。

欢乐的“十四夜”,热闹的时间都要延续到后半夜,千家万户的夜点心一律都是“糊辣沸”。家庭主妇们选用玉米粉、糯米粉、山粉(蕹粉)其中一种,加各种配料如笋、香干、精肉、香菇、花生米等,一边搅拌一边煮成鲜香可口的“糊辣沸”。当晚,全家团聚品尝,也会邀请亲友邻居共享美食。同时,十四夜这一整个晚上,每个人都不能讲不吉利的话,因为这是“灵夜”,讲了以后会应验入邪的。每户人家还将所有房间的灯都点亮,灯火通明,照得老鼠无处藏身,五谷丰登。

一年复一年,时间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,我蛰居在县城里,有喜

悦,有羞愧。我的老家在泳溪,与宁海县交界,说远也不远,但平时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情,我通常也不会回家。小时候经常想着往外面跑,总感觉外面的世界好精彩,现在人到中年,忙工作、忙养家,乡下老家成为日思夜想的牵挂。

当我回忆起老家过“十四夜”时,一幅幅难忘的画面就会出现在脑海中,虽然过去很多年了,但记忆犹新。记得庚子秋回家,一个五十开外,个头有一米七高的中年人,现在是两个孩子的爸爸,忙里忙外,耕田种地。他是一个乐天派,薄嘴唇,口齿伶俐,经常几句话,就能将人逗笑。

当年他还是一个大男孩,在十四夜赶道地,他在自家吃“糊辣沸”后,一家一家吃过去,吃到这家的小孩,也会跟在他后面,越跟越多,最后足足有二三十个“孩子兵”,浩浩荡荡地穿行于狭窄的巷弄,还有朗朗上口的歌谣飘散在山村的上空。我也是这支队伍中的其中一员,感觉那是童年时最快乐的娱乐活动之一。

对于我们这群孩子兵的到来,家家户户都特别欢迎,请我们吃“糊辣沸”。据说吃得越多,以后眼睛就越亮,就凭这一点,我们都吃到差点撑肚子了。

在我们泳溪,十四夜还有特殊的民间习俗,结婚多年没有生育子女的家庭,村里的人会拿着扫把丝,去她家“打生”。个子矮小的人,钻到狗洞里,人们在外面拔一下就会长高。

就这样说说笑笑,打打闹闹,一直到三更半夜才会散掉,各自回家。慢慢地,大家都长大了,我们都不玩这些了。随着电视和网络的普及,娱乐活动变得丰富了,住农村的人越来越少了,节日气氛也越来越淡了,夜空中的星星更寂寥了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农村的青壮年不断涌向城里务工,孩子们也去城里读书,乡下的元宵节恐怕会越来越冷清了。

# 实行垃圾分类 建设现代化和合之城



天台县传媒中心(广播电视台)公益广告